

第一章

炎炎夏日，樹上蟬聲齊鳴，令人心裡更是增添了幾許浮躁。

忽地，一個身影攀上枝幹，躲進蒼翠繁茂的枝葉中，蟬兒恍若受到驚嚇，全都噤了口，四周頓時陷入一片靜默。

「抱歉，打擾各位了，請繼續，別介意我。」柳劭陽煞有其事的賠個不是後，便找個舒適的姿勢倚躺在枝幹上，打算小睡一會兒。

或許是確定了此人無害，稀稀落落地，蟬兒們又再度吵嚷。

這棵老樹可是他找遍柳家莊上下最滿意的一個休息之所，因為它不但枝葉茂盛方便躲藏，又位處於偏遠後院，可讓他不受外界干擾地乘涼、休憩。

悶熱的風穿過綠葉間隙，化成了陣陣涼爽微風輕撫臉龐。

嗯，舒服！

柳劭陽睜起眼，覺得眼皮愈來愈重，正當快進入夢鄉之際，一陣談話聲趕走了幾分睡意。

「不行不行，這份工你一個娃兒是不可能做得了的，回去！別在這裏妨礙老子做事。」柳家副總管阿勇正扯著他那破爛嗓子叫囂著。

嘖！真是吵死了。好不容易偷得了半日閒，想好好的睡一會兒，卻有不識相的傢伙在後門吵鬧。

「一定成的，您別看我這樣子，力氣可大得很呢！而且我做事認真，絕對不會偷懶的。」

好個清亮的嗓音！柳劭陽心中的不悅頓時撫平。

他不由自主的往下瞧去，看見阿勇與一名少年正在談話，然而從他的位置看去卻怎麼也看不到少年的五官，依身形來判斷頂多十歲出頭。

「大爺，您就行行好……還是另有別的差事也成，我什麼都肯做，只要能賞我一口飯吃……」

「我們這裏已經不缺人手，何況就算是有空缺，憑你又瘦又小的身子能幹些什麼活兒？」阿勇滿臉不屑的打量眼前的少年。

或許是看不過阿勇那一副趕蒼蠅似的嘴臉，亦或許是不忍聽少年苦苦哀求，柳劭陽從樹上翻身而下，決定幫幫那名少年。

「是誰說咱們家不缺人手的？」他不聲不響的出現在兩人身旁。

「三……三少爺！」他記得三少爺現在應該在書房讀書的，怎麼會出現在這兒呢？

不理會阿勇一臉驚訝，他轉身面對那名少年。

嗯，雖然衣衫稍嫌破舊，但還算乾淨，而且面貌也算得上是清秀俊俏，最出色的就是那對炯然漂亮的細長雙眼，總覺得瞧起來……挺舒服的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小……小的名叫周子青。」周子青看他一身錦衣，腰配玉飾，猜想定是莊園裏的主子之一，所以回答得特別畢恭畢敬，不敢隨便，只有緊抓衣襠的手洩漏了他內心的緊張。

自從爹去世後，原本身子骨就不是挺好的娘親便擔負起養活全家的重擔，然而這些年來的辛勞終於讓她支撐不住病倒了。

靠著阿姊的針線活兒，加上他四處給人打打雜、跑跑腿的掙些銅錢，還能讓一家人勉強糊口，但要付娘親的診金藥錢便有些不夠，因此他們姊弟倆總是有一餐沒一餐的過。

他時常挨餓而身材瘦弱，又因為窮困而衣衫襤褛，所以總是被人當作小乞兒，怕他手腳不乾淨而不肯用他，或是嫌他瘦小無力拒絕他。

前些天他聽人家說柳家莊的當家柳正原為人厚道仁善，便決定來碰碰運氣，還特別讓阿姊幫他將衣服縫補整齊，盡量把自己弄得乾乾淨淨的。

這已經是好幾日都找不到工作的他最後的機會了，他絕不能輕言放棄。

「今年多大年紀？家住何處？」柳劭陽對人向來挑剔，能第一眼就讓他中意的人可不多。

「小的今年十二歲，家住城南郊外的村莊。」

十二歲！柳劭陽訝異的看著只比自己小兩歲的瘦弱少年，他原本猜測他只有十歲。

「少爺，求求您了，只要您肯用我，要我做什麼都成。」看到柳劭陽的表情，周子青心裏一陣慌亂，不斷的鞠躬哀求，怕自己又會因為身形瘦小被人嫌棄。

「你真的什麼都肯做？」

「只……只要少爺開口，小的一定盡力去做！」聽見柳劭陽的問話，這差事似乎有轉圜的餘地，周子青猛點著頭大聲回答。

呵呵，這就是他想要聽到的回答。

以後又多了個可以捉弄的對象了，瞧周子青那副緊張萬分的認真模樣，這種正經的人整起來特別好玩。

「好吧！就安排份工給你。」

「多謝少爺！多謝少爺！」周子青連聲道謝，沒想到原本已無望得到的工作，才一轉眼又有了轉機。

「可是少爺，莊裏沒有適合他的差事啊。」一旁的阿勇趕緊出聲提醒。

「誰說沒有，現下不就有一個嗎？」柳劭陽高深莫測的賣了個關子。

阿勇搔搔腦袋，他記得三天前莊裏不是才來批新奴僕嗎，怎還會缺人手呢？

「就是本少爺我的隨侍！」

此話一出口，身旁兩人都大吃一驚。

「可三少爺，您身邊不是已有小五伺候著？」

「沒錯，不過從現在開始，我要他當我的隨侍。」柳劭陽指著周子青說道。

對於隨時都需隨侍在身旁的人，理所當然要找個他看得順眼的嘛！

會這麼說並不是指他討厭「之前」的隨侍小五，純粹是因為周子青太合他的眼緣了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就是想將每天都要陪侍在身邊的人換成周子青。

「可夫人那兒……」小五可是夫人安排的，怎能說換人就換人。

「少囉唆！我要誰當我的隨侍難不成還得經你同意？其他的事我自會處理。」

說完，他對著被眼前情形搞得一臉茫然的周子青說道：「明日一早你再到這裏來找劉總管即可。」他轉身離去，心情愉悅的回到樹上打算繼續他的午睡。

翌日，用完早膳，柳劭陽從容不迫的前往娘親的居所—蘭園。

無視於娘親臉色凝重，好似風雨欲來之色，他仍是一貫的嬉皮笑臉。

「孩兒給娘請安來了。」

「來得正好，省得我還得差人去請你過來。」古心蘭抬首睨了他一眼後，又繼續繡著手中的錦帕。

「孩兒怎敢如此勞動娘，您別說笑了。」

「你豈會不敢？既然都如此不尊師重道了，還會懂得敬我這個做娘的嗎？」她語氣裏的怒火愈來愈烈。

「孩兒不懂娘的意思。」他依舊一臉的無辜。

「柳劭陽！你別再給我裝瘋賣傻。」將手中的繡針用力插回針包上，古心蘭氣得站了起來。
火氣這麼快就上來了，唉，真沒耐性。柳劭陽暗暗在心中嘆了口氣。

「娘您別火，先坐下，孩兒替您倒杯茶。」他趕緊上前去安撫娘親，順手斟杯茶水讓她滅滅火。
待會兒還有事央求呢，還是安分點較妥當。

柳劭陽敢肯定，倘若再繼續惹娘生氣，那根針最後會戳到自個兒身上來。

古心蘭坐下喝了口茶潤潤喉，看著寶貝兒子那張討好巴結的臉孔，心中火氣也消了泰半。

「你自己說，到目前為止你換過幾位夫子了？」她板起臉說道。雖然寵他，但該管教時也得拿出應有的威嚴。

這孩子是三個兒子當中，生得最俊美、最機伶聰穎的一個，但卻也是最難以教養的一個。當初真不該不捨將他送往書院，以致讓他在家中胡作非為，鎮日遊手好閒惹麻煩。

「你爹與我好不容易才替你從城裏請來數一數二的名師，你卻一個個把人給氣走，最後是不是也要將我們兩老給氣死才肯罷休？」呼了口氣，她悻悻然說道：「現在城裏你可算是惡名昭彰了，已沒有夫子願意教你，娘只好從鄰縣聘請嚴夫子過來，沒想到你竟又……」話到此，她已說不下去。

柳劭陽始終站在一旁低頭捲弄袖襪，似乎無半點悔過之心，古心蘭見狀，不禁搖頭，想要讓柳家三少爺悔過……難啊！

「唉！如此難以管教，也只有將你送往伍德書院方是良策。」

此話一出，一直漫不經心的柳劭陽終於驚慌了起來。

「娘，千萬不可啊！難道您忍心讓孩兒離開您身邊嗎？」

別開玩笑了！伍德書院的「嚴管勤教」可是出了名的，不論學生是何等身分，身旁一律禁伴奴僕，洗衣、灑掃，炊煮樣樣得自己動手。

書院辦學者—伍德先生文武皆通，主張讀書人除飽讀聖賢書外亦須習武強身，生活不可鬆散。因此，為鍛鍊學生體魄，嚴苛的體能操練是無法避免的。

會知道得如此詳細，是因為附近雷家二公子被家人送往伍德書院。結果不到一個月，整個人瘦了一圈，哭鬧著要求爹娘救他出去。

想到這兒，柳劭陽便覺頭皮發麻。對於一般人家來說，頂多是一種磨練；可對於他們這些金枝玉葉的富家子弟而言，無疑是種酷刑啊！

「少跟我來這套，為娘的難道還會不了解兒子的心裏頭在想什麼？」看著那張哀怨的小臉，古心蘭告訴自己絕不可心軟，這可是為兒子的將來著想。

「娘，孩兒是真的捨不得您啊！況且孩兒也不是故意要對嚴老夫子不敬的。」

「哦？難道又是『不小心』？第一天你幫嚴夫子磨墨時，一個『不小心』濺了人家一身黑墨；第二回你說要送夫子出門，結果『不小心』滑了一跤，把夫子給撞進池塘裏。敢情你昨兒個在人家臉上作畫，又是另一個『不小心』？」她語氣裏嘲諷意味十足。

「其實這也不能全怪孩兒，您與爹爹請來的夫子和那些所謂的名師，不是自認德高望重，便是只會對咱們阿諛奉承。就連我隨口胡謅的爛句子，他們也能把它捧成絕句，真是令人作嘔。」他說完還不忘吐舌作嘔一番。

「況且昨日孩兒不過費了些時間寫文章，他不從旁指點就算了，還在旁邊打盹，孩兒一時氣不過，

才會在他臉上作了畫。」他沒說那篇文章他寫了近兩個時辰之久。

聽了柳劭陽一番說辭，古心蘭雖仍懷疑，卻也有幾分同意之處，那些夫子裏的確有些勢利貪財之輩。

一想到昨日嚴夫子頂著一臉「烏龜戲水圖」來找她抱怨的模樣，心裏便覺得好笑。

「唉！罷了。」她嘆了口氣，「現在全城能夠授業教書之人，一聽到你柳三少爺的名諱都已是避之唯恐不及，就算是書院，人家也未必肯收你。」說到這裏，古心蘭便覺頭疼不已。生了這麼個古靈精怪的孩子究竟是幸還是不幸？

「娘不必擔心，這就是孩兒今日來找您商量之事。」見古心蘭似乎頗感興趣，他便繼續說道：「前些日子，孩兒在市集正好撞見一群地痞惡霸，仗著人多欺壓一名書畫小販，孩兒憑著俠義心腸出手替他解圍……」看到娘親臉色驟變，柳劭陽聰明的補上一句，「當然，是趕緊去報官請差爺們處置，孩兒絕不會自己莽撞出手，讓娘擔心的。」

他仔細觀察娘親臉上表情的變化，繼續道：「此人姓卓名允策，事後孩兒與他交談之下，發現此人博學廣視、謙虛有禮，遠從北方南下投靠親戚，但卻因日前鄰縣驟雨成災，多戶民家遷走避難，他也因此與親戚失聯，才會一個人流落到城裏賣書畫維生。不妨讓他住進咱們莊裏，一來讓他有個安身之所，二來也可陪孩兒唸書。」

見古心蘭依然眉頭緊蹙，便知她心裏的擔憂所為何事，接著說：「此人雖未得功名，但其學識已足夠為孩兒授業解惑，況且咱們柳家莊世代為商不從政，孩兒根本無須鑽研學術，書中知識只求夠用就好，不是嗎？」

「找個時間，帶他來給娘看看吧。」言下之意，便是同意了。古心蘭心想，這或許不失為一個好法子，這兔崽子總不會連自己請來的人都欺負吧！

「謝謝娘，孩兒就知您最菩薩心腸了。」

古心蘭心裏直搖頭，這孩子生得油嘴滑舌，將來不知要騙倒多少姑娘家，看來她得多加防範留意了。

柳劭陽趁機再道：「娘，孩兒最近總覺得小五留在孩兒身邊，似乎太大材小用了點。」

「這話怎說？」

「孩兒覺得小五對於從商方面頗有才能，不如就讓他在大哥身邊學學，將來也好分擔大哥的辛勞，怎麼說小五的出身也算可以信賴，當大哥的得力助手應是再適合不過。」

小五是娘當年的陪嫁丫鬟所生之子，她也是看著小五長大，將其視如己出，相信他這麼安排，娘一定不會反對，只因如此一來，小五今後在柳家也算是有最好的發展，大哥身邊也確實需要一個可以信賴的助手。

「好是好，但是你身邊可不能沒有人伺候著。」

「娘，您放心，只不過是個隨侍，隨便找找就有了嘛！」他佯裝不甚在意。

「三少爺，那位小兄弟來了。」劉總管站在房門口通報。

「讓他進來。」很好，來的正是時候！

古心蘭正疑惑時，便見一名少年怯生生的走進來。

「娘，他就是孩兒新找來的隨侍，叫做周子青。」他一見周子青到來，高興的咧開了嘴。

周子青見狀，緊張的鞠躬行禮，「夫……夫人好！」

「嗯。」古心蘭點頭回應，細細打量他。

長得白淨秀氣，洗得發白的布衫看得出被主人穿了好些年，但十分乾淨，多處補丁的衣衫因為遇小，而露出細長手腳，身子骨也似乎十分瘦弱。

看起來像是個家境清苦的孩子，令古心蘭不禁心生憐惜，但是……

「看來你已經全都安排妥了嘛。」她嘲諷的看著柳劭陽。

「那當然，孩兒已經這麼大了，怎能再讓娘操心呢！」

咕一嚙！

突然一陣聲響，令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周子青的肚皮上。

「對……對不起！」周子青一臉羞憤的低下頭去，從昨日到現在，除了喝水之外他都未曾進食，可憐的肚皮這會兒不爭氣的在抗議了。

「你一定是餓壞了吧？」古心蘭溫柔的朝周子青笑了笑，安撫他緊張的情緒，然後再道：「老劉，帶他下去跟你們一塊兒用膳，然後讓小五帶他熟悉熟悉環境，教他伺候少爺的一些工作。」午後，小五領著周子青在莊園裏大致走了一趟。

今天周子青總算見識到何謂大戶人家的奢華富貴，處處雕梁畫棟，走過一座庭園又見一座，主子們各居一座院子，就連奴僕們住的通鋪都比他家那矮舊屋舍要來得舒適寬敞。

最後，他們來到一座月洞門前方。

「懶人居？」周子青望向月洞門上的匾額，這院落主子真奇怪，居然自稱懶人？

「這裏就是三少爺，也就是你以後主子的住所。」小五雖有些訝異周子青竟然識字，但也未有所表示，他現在只想趕快將麻煩差事丟給新來的倒楣蛋，然後快快離開這個讓自己惡夢連連的地方。

「小五哥……」周子青忽然想起什麼似的開口問道：「你會不會怪我搶了你這份差事？」

「不會不會，反倒是我要感謝你才是。」感謝他讓自己脫離三少爺的魔掌！但聰明的小五當然沒有說出真心話，因為他怕周子青若不願留下來當三少爺的隨侍，那自己不就還要繼續伺候那麻煩的主子嗎？

「呃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目前的新差事可是大有前途呢！跟著大少爺學做生意也算是晉升了。」怕周子青起疑，小五趕緊解釋著。

「是嗎？真是太好了。」

見周子青如釋重負的吁了口氣，還展現了真誠笑容，小五忽覺心裏有些良心不安和心虛，他決定……就透露一些些好了，至少讓對方心裏有些準備。

「其實……三少爺性子有些古怪，但這不打緊，只要習慣就好、習慣就好，呵呵！」故作輕鬆的笑一笑。他盡量的、拚命的在大腦裏挑選較委婉的詞彙開口，生怕一個不小心給對方聽出了太多端倪。

「伺候三少爺最重要的是體力要好，因為常常要跟著他外出遊玩，沒有好腳力是會吃不消的。」說到這裏，他還停下來擔心的瞧一眼周子青單薄的身子。

「此外，你要夠機靈、皮要夠硬、膽子要夠大、心臟要夠強，不然三少爺時常會做出一些令人……」小五說得渾然忘我，完全沒發現從月洞門後走出來的人。

「沒人教過你，在說別人閒話之前，要先注意自己站在哪裏嗎？」柳劭陽抱著一塊牌匾，神情不悅的跨出石門檻。

這渾小子，竟大剌剌的在他的地盤上說他的不是！

「三少爺！」小五一臉驚慌的低下頭。

「我看你也別去大哥那兒學做生意了，到馬廄那學學如何養馬、顧馬、挑馬糞或許比較適合。」

「少爺，小的知錯了，您就看在小的伺候您那麼久的分上，原諒小的吧！」小五苦著一張臉哀求。

「算了，你就先下去吧！」他根本沒心情計較這些小事，因為他現在心情非常鬱悶。

小五離開後，柳劭陽把匾額交給周子青，自己去拉了梯子來，將原本門上的匾額摘下換上另一塊。

「閒人居？」周子青不解的看著柳劭陽的舉動。

「我娘罰我一個月不許出莊，既然不能出去玩，那豈不成了閒人一個？」他好心回答周子青的疑問。

這可是他花了一個時辰的功夫才刻好的呢！

敢情他是以自己的情緒變化來替居所取名？

而無法出去玩便是「閒人」，難不成他每日要做的事叫「玩樂」？

周子青訝異的張著嘴，看來就像小五哥剛才說的，三少爺性子是有點古怪。

「少爺，小的還不清楚……要如何伺候您？」方才，小五哥根本都沒提到平日該注意的事和該做的工作。

「當我的隨侍很簡單，只需早上備好洗臉水、晚上燒好洗澡水，另外再備好膳食，其餘瑣事我都習慣自個兒動手。」

真這麼簡單？一般富家大少不都需要人從頭到腳打點得妥妥當當的嗎？

雖然心生疑惑，周子青卻也安靜的跟著柳劭陽走進閒人居裏，由柳劭陽親領了解每個房間的位置。

「這裏便是書房了。」最後他們走進靠東向陽的房裏。

周子青打量這滿是書卷畫軸的房間，房內採光極佳、氣流通暢舒適，的確是讀書做學問的好地方。他偷瞧著已坐在一旁休息的柳劭陽，雖身為男兒身，可那細緻白皙的肌膚，線條優美的懸膽鼻以及如星般燦爛的黑眸，若說要比女子動人也不為過。如再增添些女子的嬌俏韻味，那可真成了名副其實的傾城美人了。

「瞧夠了沒？要是再瞧下去，本少爺可是要收費了。」柳劭陽打趣道。

自小他便知自己相貌不凡，女相男身，卻也十分厭惡別人說他美、拿他的長相做文章，好似他真的是個姑娘家一樣，這對他而言可是種屈辱。

但周子青那瞧他瞧得著迷似的模樣，卻全然不會讓他感到不快，反而很高興自己的臉皮能吸引他的目光。

「抱歉！小的失禮了。」周子青窘困的臉蛋漲紅，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會看主子看到失神。

不在意的擺了擺手，他交代，「雖然我要你做的事不多，但有幾點仍是要注意的。第一，別再小的的小的叫自己，我不喜歡。」不知為何，聽起來就覺得特別刺耳。「第二，就如剛才那渾小子說的一體力要好。瞧你那面黃肌瘦、一副快倒下的樣子，到底有沒有吃飯啊？」他一臉不悅，「恰好本少爺最近不能出莊，你就趁這段時間多吃一點補補身，養足體力，別到最後跟不上腳步，掃了本少爺的興致。」

「第三，也就是最後一點。想做我的跟班除了體力要好外，還要會一爬樹。」柳劭陽指著窗外那棵圍牆旁的老榕樹。

「嘆？爬樹！」

他是不是聽錯了！之前的兩點他沒有異議，但爬樹跟做隨侍有何干係？

周子青心裏不禁懷疑，他到底跟了什麼樣的主子啊？

第二章

我到底是在做什麼啊？

周子青不禁哀怨自問，他不是來柳家莊當隨侍的嗎？為什麼卻弄到現在這般地步？

他雙手無力、兩腳發軟的困在樹幹上動彈不得。

之前聽完少爺一番話後，便趁著少爺午後休憩之際，認真的開始練習爬樹。怎知，好不容易克服了對高度的恐懼爬到樹上去，卻怎麼也提不起勇氣回到地面，此時此刻的他簡直是欲哭無淚。

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他決定盡快讓自己脫離目前的困境，因為他快沒體力再支撐下去了。

周子青正嘗試著往下踏出一步時，忽地，右腳一個踩空，還未來得及做出任何反應，身子便硬生生的往下落去！

柳劭陽一步出房門，見到的便是這副景象。

霎時間，原本還殘留在他身上的瞌睡蟲全被嚇飛了，他迅速衝向前去想接住筆直落下的瘦小身子，卻因來不及，只好眼睜睜看著周子青掉落地面。

他屏住呼吸，看著平躺在地上都沒有動靜的周子青。

「嘖！好痛……」周子青倒在地面上好一陣子才起身揉著臀部，幸好大樹底下有片花圃，鬆軟的土壤緩和了落地時的衝擊。

「三少爺您醒啦！」在他將身上的泥土拍乾淨時，才看到柳劭陽就站在前方約十步的位置。

「你是白痴嗎！」柳劭陽突然一聲怒吼，嚇得周子青背後緊貼著樹幹，「不會爬樹你還自己爬個什麼勁兒！」要是摔傷了怎麼辦？

當他看到他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時，差點被這小子嚇死。

而且既然沒事，幹麼還躺在地上這麼久啊！

眼角餘光忽然發現周子青手肘至手腕處被樹枝刮出一道傷痕，傷口不深，但滲出的點點血珠仍是讓他感到刺眼。

「對不起，三少爺。」周子青誤以為柳劭陽是不滿他不會爬樹這件事，連忙彎身道歉，又道：「我一定會趕快學會爬樹，我學東西很快，再給我一點時間一定成的。」說著轉過身，又要開始爬上樹。

「停！給我下來。」他伸手就把正準備要爬上樹的周子青抓下地面。

這小子怎這麼愛道歉鞠躬啊？

看著滿臉驚惶怕他責怪的周子青，他一時之間心軟了，試著將語氣放柔些，說道：「就算你要學爬樹也不急在一時，明日起我再親自教你吧。」倘若再發生相同的情況，周子青這一身弱骨肯定不保，到時要他學爬樹的自己可就難辭其咎了。

「謝謝三少爺。」還好，飯碗總算保住了。

見鬼了！柳劭陽不解自己為何那麼在意他的感受，雖說他柳三少爺平時對待奴僕們不薄，可也沒好到這般程度啊！

唉！甩甩腦袋瓜子，他轉身回屋內，周子青也緊跟上去。

「把傷口處理一下，我不喜歡看到血，礙眼。」柳劭陽一進房就從櫃子裏翻出一瓶金創藥給周子青。

周子青握著手中的小藥瓶，心中那份初來到陌生地方的不安漸漸消退。

雖然不到一日，他卻可以感覺到自己跟了個好主子，而且是個性有點奇怪的好主子……

往後數日，周子青在柳家莊倒也過得輕鬆自在。

正如柳劭陽所說，他凡事皆自己動手打理，不怎麼需要下人們的伺候，所以為了不讓自己在柳家莊有吃白食的感覺，周子青總在柳劭陽午睡時，主動幫忙其他下人們幹活兒。

清秀討喜的面容，加上熱心乖巧的態度，不過短短數日，便博得柳家莊上下的喜愛，尤其是廚房裏的廚娘大嬸們見周子青身子骨單薄，時常會多留些飯菜糕點給他，盼能將他養胖一點。

然而，一天中最令周子青期盼的，是卓允策為柳劭陽授課的時刻。當他以隨侍身分在一旁磨墨、奉茶時，實則比柳劭陽這正牌學生聽得更專心。

現下，柳劭陽正在書房裏習字，卓允策在旁督促，周子青則隨侍在旁，視線在紙上轉啊轉的，像是恨不得多識些字、多得些學問。

過去爹爹在世時，總會教他讀書寫字，但後來爹爹病逝，家中亦無能力讓他進書院，這些年來為了討生活，也就放棄了這個想望。

柳劭陽偷瞧周子青一眼，其實這段日子他早發現，周子青似乎對讀書非常有興趣，瞧他盯著桌上紙張和文字的眼睛，都快發亮了。

平時他與卓先生上課時，在一旁的周子青總是聽得十分入神，有時甚至把墨給磨乾了都不自知。

「想學嗎？」

「嘅？」周子青一時反應不過來。

「想學就搬張凳子過來跟我一起寫。」說完，把一副紙筆字帖放在周子青面前，而後繼續低頭提筆習字。

「多謝三少爺、多謝三少爺！」被眼前情況驚喜得有點呆愣的周子青，在看到卓先生對自己微笑的點點頭後，這才相信少爺竟然同意讓他一起學。

柳劭陽眼角偷偷瞄著周子青的反應，就見他一臉興奮的拖了張凳子過來，然後在偌大書案的一角，努力的寫著有點歪斜的字體。

瞧他因過於興奮而泛紅的臉蛋，柳劭陽心裏也跟著愉悅起來，但一察覺自己臉上竟浮現出傻傻笑容，他不禁在心底低咒了句—

去！真是見鬼了。

終於，柳劭陽的禁足令期滿解除，這幾日他有如脫韁野馬般在外頭到處溜達，似乎想將缺少了一個月的玩樂全補回來似的。

然而，他自己玩得開心，卻苦了每天緊跟在後的周子青。

「三少……少爺，等等我啊！」周子青上氣不接下氣的喚著前頭的主子。

「噴！你真沒用耶！」他不耐煩的轉過身，一見周子青因奔跑而紅通通的臉蛋，卻不自覺的放慢脚步。

這時，他忽然瞥見前方有一群人似乎起了爭執，仔細一看才發現，那些人不就是之前欺負卓先生那幫惡棍嗎？

真是死性不改，又在欺壓老百姓，看來今天真要好好的教訓教訓他們。

知道那群惡霸平日的聚集地，他調頭往城外走去。

周子青匆匆跟上，最後隨著柳劭陽停在一條小路上。

「三少爺，咱們在這裏做什麼？等人嗎？」周子青一頭霧水，他們已經在這郊外站了好一會兒了，就算跟人約好要見面，也不用在這種荒郊野外啊！

「你先到樹後躲著，等等就知道了。」

才說完，便聽見一陣笑聲，四名大漢慢慢走近，柳劭陽見狀，嘴角露出一抹微笑，走上前去擋住他們的去路。

「敢問四位，什麼事笑得這麼開心啊？」

「你……你怎麼會在這裏？」幾名大漢停下腳步，戒備萬分的盯著柳劭陽。

「呦，真是榮幸，一個多月不見，你們還記得我呀！」他得意的笑道，很高興看到對方慌張的模樣。

「臭小子少囉唆，快讓開！」其中一名大漢不像其他同伴那般緊張，對著擋路的柳劭陽不耐叫囂著。

「要我讓開可以，把剛剛搶來的銀兩交出來，我再考慮是否放你們走。」這群惡霸遊手好閒，專門壓榨一些在街上擺攤維生的良民，強行收取他們自己訂出的、毫無道理的規費。

「臭小子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。」

「喂！這小子厲害的很，咱們還是別惹他比較好。」其他三名同伴出聲阻止正在叫囂的那名大漢，

「你沒見過他，不知道他的厲害，上次把我們打傷的人，就是他啊！」

上次他們可是被柳劭陽打得在床上躺了十天半個月的，所以現在一見他，身子還是會不爭氣的全身發顫。

「你們不敢惹，老子敢！」說完便撲身上前，打算好好教訓眼前這個不及自己肩頭高的毛頭小子。一個靈活的閃身，柳劭陽輕鬆躲過了直撲而來的拳頭，就這麼一來一往，一直處於防禦狀態的柳劭陽心生不耐，決定速戰速決而朝對方揮出了第一拳，怎知這一拳是直挺挺的打在對方臉上了，那大漢卻不痛不癢似的，令柳劭陽心裏暗叫不妙。

怎麼會這樣？上次救卓先生時，他不過出了幾拳幾腳，就將三人給撂倒在地了呀！

趁柳劭陽吃驚之際，大漢反手抓住他的手，讓他毫無防備的肚子吃了一記拳頭，其他人雖訝異柳劭陽輕易被制住，卻也見機不可失，紛紛圍上前來，打算報上次之仇。

而柳劭陽因肚子吃了重重的一拳，一時之間起不了身，心裏涼了泰半。

這下糟了！

「不……不……不要過來！」就在這時，周子青手捉著一根木棒衝了出來，擋在主子面前。

他不停發抖的手以及顫抖的話音，洩漏了他的恐懼，四人見狀全都不客氣的揚聲大笑。

「子青沒你的事，你給我站到後面去！」雖然嘴裏那麼說，但柳劭陽也不禁感到害怕，看來今天是要成為俎上肉，任人宰割了。

帶頭的惡漢大掌一揮，瘦弱的周子青便被掃到一邊去，四人開始對柳劭陽施以拳腳。

縮著身子，柳劭陽咬牙忍痛，任由暴力加諸在自己身上，無力抵抗。

忽然，一個溫暖的物體覆在身上，為他擋去了疼痛，他睜眼一看，竟是周子青以那單薄的身子護著他。

「不准你們欺負我家少爺！」周子青緊緊抱住柳劭陽，替他阻擋落下的每一記拳頭。

「好一條忠心護主的狗，快滾開！否則我們連你也一起打。」

惡漢們叫囂著，終於可以為上次的窩囊雪恥，當然得好好教訓這趾高氣揚的臭小子，而且依這小子的穿著來看，鐵定是位富家少爺，看來等他們打夠本後，還可以藉機撈一大票！

「子青你快讓開，別管我！」柳劭陽驚慌的喊著。以子青瘦小的身子，怎受得起這頓拳腳？

但周子青仍是打定主意不肯起身，死命護著主子，即便落在身上的劇痛，已經快讓他支撐不住了。

「快走啊！你受不住的。」柳劭陽驚慌的想將周子青推離自己身上，怎知周子青看起來瘦弱，緊抱著他的力道倒挺大的。

就在周子青快失去意識時，隱約看見有人出手替他們解了圍，而眼前三少爺焦急喚著自己的臉孔、被打倒在地上哀號的惡漢們……所有景象漸漸模糊，緊抱著柳劭陽的手終於鬆開。

「子青！你怎樣了？」在周子青全身癱軟昏迷後，柳劭陽才得以起身察看他的情況。

但無論他如何叫喚，周子青都毫無反應。

想轉頭求助，他卻發現那名出手幫他們解圍的人已經離去，留下四個橫躺在地上，無法再起身對他們施暴的惡人。

因為周子青傷勢嚴重，他無暇去找那名恩人，立即背起傷重的周子青，直奔柳家莊。

「叫大夫，快叫大夫！」柳劭陽跌跌撞撞的衝進家門，驚動了一干奴僕。

而當大夫看完診離去後，他還是堅持留在床邊，顧著仍舊昏迷的周子青。

看著鼻青臉腫的他，柳劭陽心裏不禁感到一陣刺痛，都是他的錯，才會害子青傷得那麼嚴重！

想起方才子青為自己拚命的景象，他心中便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受，他真是一個差勁的主子，明明只是半桶水，卻自以為是、驕傲自大，事情才會演變成今日的情況。

方才若沒那人出手相救，現在子青可能就……想到這，他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哆嗦，他後悔了，真的後悔了，懊悔自己以前整天在外頭惹是生非……

不久，柳家莊莊主柳正原與夫人古心蘭形色匆匆的走進房裏。

「陽兒，你沒事吧！」古心蘭心疼的檢視寶貝兒子身上的幾處瘀傷，見到他衣衫上怵目驚心的血漬更是心慌，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爹、娘，孩兒沒事，可是子青……」柳劭陽難過的看向躺在他床上的周子青，將事件的始末說了一遍。

「那孩子的傷勢如何？」柳正原問道。

「大夫說子青目前雖無性命之憂，但身上有幾處骨裂加上原本身子就虛弱，需要好生照料調養，看來是要躺上個把月了。」劉總管在一旁回應著。

「你這渾小子，整天惹事，多次管教無用，如今可好，竟差點讓你鬧出人命來！」柳正原怒道，大掌往桌上一拍，力道之猛，就連桌上茶壺裏的茶水都潑了出來。

古心蘭趕緊來到丈夫身旁，安撫的輕拂他的背，讓他順順氣。

夫妻倆原以為小兒子會如往常一般為自己辯解，沒想到卻見他雙膝一跪、哽咽出聲，「爹、娘，孩兒知錯了，您要怎麼罰孩兒都沒關係，孩兒甘願受罰。」

兩老見狀，頗為訝異，看來這孩子這回真的嚇到了，才會讓如此心高氣傲的他下跪認錯。

「如果你可以真心知錯就好。」柳正原背過身，不想讓人見到他不捨的表情。

古心蘭上前去扶起跪在地上的兒子，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：「陽兒，那位救了你們的人呢？咱們應該好好登門答謝他才是！」

「孩兒當時還未來得及看清他的面孔，他就離開了。」他低下頭去，沒讓古心蘭瞧見他眼中一閃而逝的異樣光芒。

仲夏晴朗的夜空下，幽然簫聲充斥在風裏，平添一份蕭瑟。

「賞月、小酌、吹簫，先生真是好雅興。」柳劭陽走進客居庭院的涼亭中，看著卓允策獨自一人

在此飲酒奏樂。

「不知這麼晚了，三少爺來找在下何事？」卓允策放下手中簫管迎向來人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心裏頭有個疑惑，令學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想到先生您博學多才，所以特來請教。」

「三少爺過獎了，如果三少爺對於書中之事有任何疑問，在下一定竭盡所能、知無不言。」

見卓允策神色自若、語氣平穩，柳劭陽便覺佩服。厲害，挺會裝的！若不是心中存著大事，他還真想再跟卓允策多過幾招。

「先生今日可有外出？」

「今日起得晚，午後便在書房裏整理些書畫……少爺有什麼事嗎？」卓允策皺眉表示不解。

「就不知先生布靴上的塵土，是從何沾染而來？最近莊中並無施工動土之處啊。」對方的回答正中下懷，柳劭陽順勢追問。

「唉，你這小子眼力可真好。」卓允策認命似的嘆了口氣，沒錯，他就是今日救了柳劭陽與周子青的人，但出手時，他已用布巾蒙住口鼻，盡量背對他們了，沒想到還是被這眼尖的小鬼識破。

「請您收我為徒！」咚地一聲，柳劭陽跪了下來。

「你本來就是在下的學生呀。」卓允策故意裝傻。

「我是說，請您教我武功。」他不死心的道。

「很抱歉，在下只想安安分分做一個讀書人，不懂什麼武功，也沒想過要收徒弟。很感激你這段時日收留了在下，但今日所見之事請忘了吧，否則在下只好選擇離開柳家莊。」嘴上雖然這樣講，他心裏卻惋惜著。

柳劭陽平日雖然貪玩，但心存善念，而且資質聰慧、身手靈活矯健，若要練武，將來必有作為，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有難言之隱，他是真的很想收這麼一個有天分的徒弟啊！

「請您收我為徒！」柳劭陽再次懇求道，「如果您肯收我為徒，今日之事我會當做不知情，在人前依然稱呼您一聲卓先生，您就只是名普通的讀書人。」聰明如他，已聽出卓允策有所顧慮，可他說什麼都要習武。

他遇到卓允策那天，可以自己一人對抗那群惡霸，一定是卓允策動的手腳。既然能出手於無形，可見此人武功之深厚不在話下。

「你為什麼想學武功？」卓允策淡淡問道，這算是第一個測試。

「我想保護我身邊的人！」

因為自己的自傲任性，讓子青遭受到無妄之災，想到他今天死命相護，不顧自身安危緊緊抱著自己的畫面，心裏仍會泛著疼。

他從不知道事情發生時卻無能為力的感覺是那麼的難受，他要讓自己變強，絕不讓這次的事件再重演。

卓允策滿意的點點頭，很好！若是柳劭陽敢回答要去報仇，這徒弟他決計不收。

「你已經十四歲了，現在才開始練武，你知道會有多辛苦嗎？」

「我不怕辛苦，只怕您不給我機會。」他喜出望外，知道卓允策是答應了。

「那你得答應我兩個條件：第一，就如剛剛你所說的，保密！不許洩漏我會武功，在人前除非情況危急，否則不可隨便出手。」

雖然這麼做有點冒險，但也沒辦法，卓允策平時看到他荒廢一身好資質、浪費那天生的悟性，整天把精力花費在玩樂上，就覺得萬分可惜，這一次露了馬腳，或許是老天的安排，這小子注定要

做自己的徒弟。

「第二，將來沒我允許，絕不可涉及江湖事、與江湖人往來。你要知道，倘若踏入江湖，就算安分守己仍是有可能惹來麻煩，你們柳家莊家大業大，更是容易成為有心之人的箭靶。」

唉唉！就像他自己，明明沒有野心，卻因為一身武藝而招惹到大麻煩，累得他只能離鄉背井，隱姓埋名的過日子。

「徒兒一定謹守約定，請師父放心。」他立刻改口稱呼卓允策為師父。

「嗯！很好。」卓允策向他點點頭，然後語重心長的說：「我們商量一下，可不可以不要師父、徒兒的互相稱呼，聽起來怪彆扭的，你知不知道我不過才大你八歲而已……」

Crescent